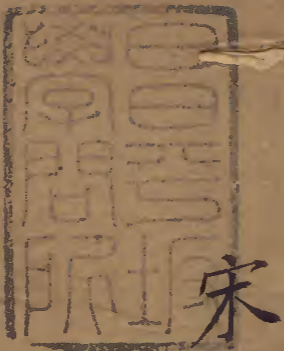


續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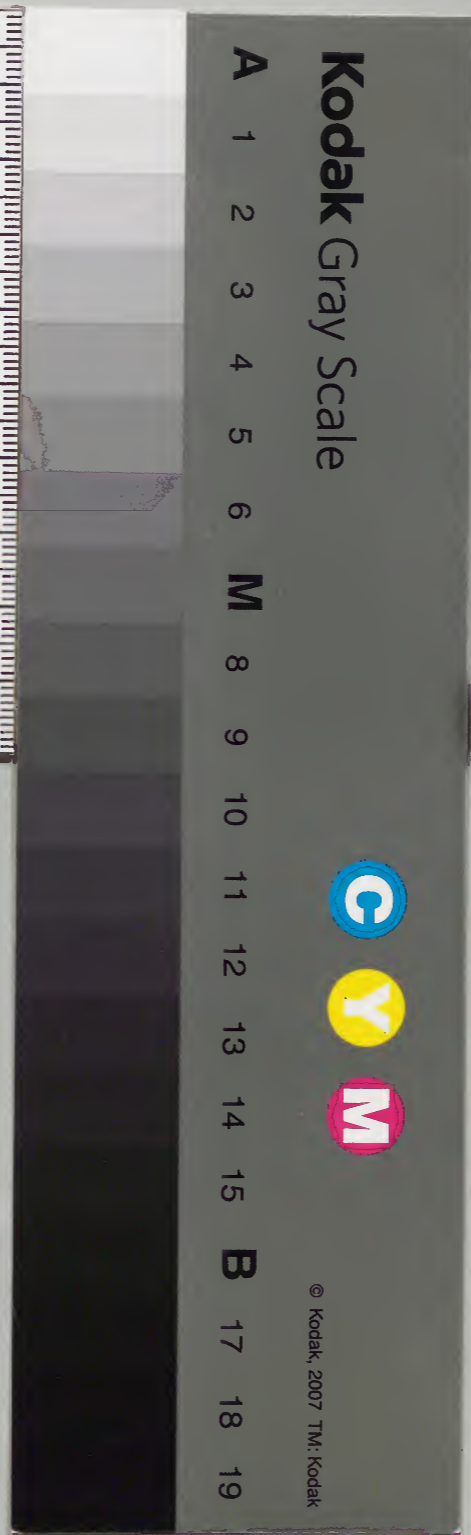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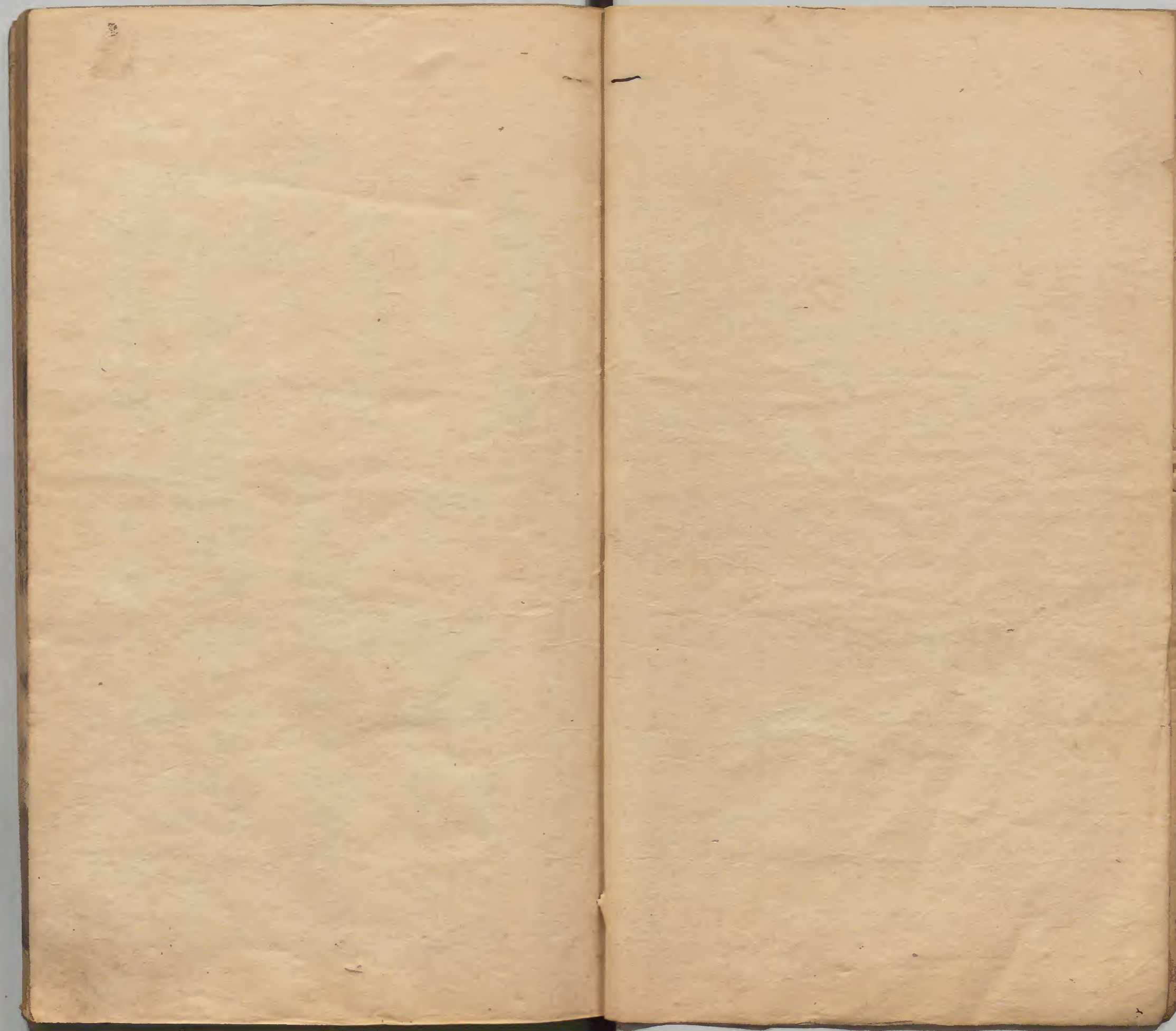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〇	四七八	二四一	二四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〇七八	二四	二四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8
冊數	24 (6)
函號	284 9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淺草文庫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凡八年
盡辛亥宋神宗熙寧四年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

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
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
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
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
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
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
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
其德望服人心又矣至於慶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
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
呂端在存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
也臣

發明

北鷄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
羊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漢祖以神
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幾危漢室然則文后之臨
朝實世道之大變宋自仁宗幼冲而劉居專政英宗
有疾而曹后臨朝皆不得已耳當時大臣身濟艱難
經綸天下者莫如韓琦觀其設機取事迥出入表太
后還政兩宮晏然易曰傾否先否後喜韓琦有焉呂
氏曰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
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故綱目上書太后還
政于帝下書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其功蓋可見矣
廣義 異哉曹后之貪權位也籊既撤矣而猶栖栖焉
不為婦人尚爾而况所以見其居深宮之言為不得已也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
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
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
或有佞邪諛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
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
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
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諛巧之人誘策為非者委
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親誨不從亦
聽以聞如此則進德脩業日就月將善入益親邪人益
味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為穎王王陶
等為翊善記室
增置宗室學官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
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諸嗣屬意
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
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

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較一道歐陽脩已簽請擊難之脩曰第書之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較填與之即日押行暗

發明

蓋關宜日侍左右伺察上意或竊主柄以驕人或鼓主怒以張勢是以利於立昏邀求大利也守忠在仁有疾交通請謁權寵過盛接立昏弱以固已恩乘帝歐韓馬諸賢同心協力弘濟艱難將來之禍可勝言哉昔孔子為政於魯先誅少正卯而後教化大行其以此耳綱目特書有罪竄

廣義

大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魏公之去牛忠其有得于此乎

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發明

天下之治亂未形而人事之善否可驗人君行政苟善則天下趨於善唐虞雍熙之治想見矣人君行政苟惡則天下趨於惡桀紂土崩之亂可知矣仁宗即位數十年間而經筵之御僅克兩見英宗因呂公著司馬光之言日開經筵從善之心切焉雖然有賢君而無賢臣則天下不可得而治有賢臣而無賢君則天下又可得而治乎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友是則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矣天下何由而治耶故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大抵武以戡亂文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頃刻不忘儒者其美可勝言哉

九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占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

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五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諒祚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救與民約求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廣義 昔王述有言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未嘗不其制兵之時則尾大不掉之患固以胚胎于此不待變為曠騎曠騎變為藩鎮而後見也且曰益兵二十萬則是軍也無疑矣又曰求不充軍嗚呼小民至愚而神矣其禍可邪其末流之弊必將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矣公才智卓越而尚有此舉之非而況才智之也

屈于魏
公者邪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為樞密副使○吐蕃木征以河州

丙附

初喃廝囉娶李立遵女生信德及磨德角又娶喬氏生董趨李氏寵衰斥為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喃廝囉不能制磨德角因撫有其眾寶元中磨德角死部人立其子磨德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喃廝囉磨德丁仍居龕谷而死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必曰磨德丁居銀川而董趨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眾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喃廝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眾以河州乞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

續綱目卷之六

兵不利未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
其負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關外
之權傳克俞趙瞻
皆有論列不聽

發明 宋公龍信關寺春秋議之陝西諸路適當夏人
之衝正宜選將飭兵分守要害以遏憑陵之勢
此當時之所急者夫何以刑餘小人為諸路鈔轄此
實唐人監軍之轍耳是時呂誨等非不力諫悉皆不
聽惜哉分注言遣王昭明等四人網目削其名何太
其微而畧之也蓋本端則未正源潔則流清宋自太
宗信任宦官後世因之而不革卒致微宗寵用童貫
天下分崩是由本源不謹末流滋甚網目特書亦端
本澄源
之意也

乙巳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
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
命出知
杭州

發明

朱子曰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
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英宗見忌蔡襄浸
懷疑貳然襄自請罷耳曷以上罷為文原情也蔡襄
扼於危懼遂乞罷職英宗欲遂猜嫌竟從其意殊無
一毫留難之心觀綱目之所
書則英宗不能道其責矣

王疇卒○三月行明天歷

判司天監周
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

初知兼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
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
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
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
情帝令頒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

陽脩為樞密使將進擬脩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
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
其言而止

廣義 君子觀富鄭公爭撤簾與天文忠公辭
樞密則二公之器局深淺蓋可見矣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知之功也彥博悚然對
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
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
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曩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
判求與軍遂
召為樞密使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
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
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脊摧壞
人高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八人詔

貴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云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
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
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兩至都城之內道路乘
得不得身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
於衆人中非為天子惟以一后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
在賓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
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
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賢
不能從此天子所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
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
之納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京師天下
之本而大水形焉其異不亦甚乎要在人君端
其心術以答天譴則變災為祥反是則災咎之來必
矣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

變矣。意者政刑虧缺，賢否混淆，人事感於下，天變形於上耳。夫豈無其故哉？即綱目之所書，則當時政治之得失，昭然可見矣。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請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義，以枉道誑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不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欲，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因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闕

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當留御史，帝猶豫。又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澶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誣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知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發明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子仁宗既取之為嗣，則是天下之大匹。庶之衆皆在統，惟既尊濮王為親，是棄仁宗名分。紊亂其不可也。必矣。當時司馬公曰：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

綱目卷之六 宋高宗皇帝 三

斯言是也然亦不求大義別立稱尊故使有為親之
議不遇子莫之執中耳非中庸之道也必如程子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瀕王與
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瀕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斯言得之矣呂誨等力
陳其非遂皆貶謫是豈從善之道哉綱目詳書于冊
所以深

廣義 于時在廷之臣皆無定議惟明道以為
當稱皇伯父者最為有得詳見遺書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
尺又孛于畢如月

發明 彗者惡氣所凝而又為兵象也西方屬金而乃
金華之象也此書彗見而下書夏人寇邊則其

應豈不明且切哉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
然則天人感應之理甚可畏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
謹於持已以慎天增
而無危溢之行乎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達同簽書樞密院事

達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
院事知諫院邵尤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密院事如
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為天
下所稱則可達點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宋詔不遜詔諒祚懲
約宋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經畧使蔡挺使蕃官
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
趙明擊之諒祚喪銀甲墮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
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徒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
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
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
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諫則國威不立因
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
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
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賢元康
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

續綱目卷之六 宋高宗皇帝 三

當時遠甚。詔之必服。會陸誥策與琦合。而諫存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朔日食。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而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令上薄候闕入。乃試。唯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特士人以登。蓋閣。陸誥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鄉。寧抱槩。不為監。

冬十月以郭達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達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

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親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頊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發明 英宋有疾。而亟立太子。此亦隆國本安民心之大經也。有非韓琦之碩德重望。竭力以匡濟之。曷克臻此哉。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

帝崩年三十六。史臣曰。英宋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謂王廣唐

未丁

魏王恭親視神靈遂
啓禍原誠何心哉

廣義

美也。至其傳位于子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舍魚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堯舜者，是不有魚與熊掌者也。故至人無欲。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吳奎為樞密

副使。○以韓琦為司空，無侍中。○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文帝為穎王時，納焉。至是冊為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并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姑舅禮。著為令。

發明

唐德宗建中元年書始定公主見舅姑禮。綱目子之。蓋自唐末宋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尚主。

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有未因之而不改，則知世俗承襲未易遽革。今神宗始定其制，可謂善之善者。故特書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曰始則見前世未嘗行之。曰見則見公主知尊舅姑。神宗此舉亦可以為後世法矣。

廣義

大抵夫婦人倫大綱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者非三綱之大者乎。書曰：始命者以見前此未嘗有此大綱也。若神宗者，可謂立大綱之主也。不賢而能之乎。

三月歐陽脩罷

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將之奇以脩議為是。及誨等斥而脩薦之奇為御史，眾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為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良孺有憾于脩，誣脩以惟簿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脩杜門請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知亳州

六月

三

中丞手問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
 德殿當朝班為跋扈琦閉門待罪英宗以陶為過言詔
 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稱臣至閣之斥
 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天下至今稱陶遂言奎附宰
 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
 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
 請侯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各望素重於陶今與
 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
 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宋厚陵○京師地震○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

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
 觀以間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知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
 曰宋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

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
 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
 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
 聞者愧服

發明

孔子傳始之豕曰始之時義大矣哉傳曰我微
 曰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始以一
 陰方生遜以二陰浸長故聖人於防陰之道其嚴如
 此安右自仁宋末年始見綱目乃始之時也至是漸
 進用事非遜之時乎曾公亮力薦安石韓琦遂求罷
 政可謂得退避之義矣雖然神宗繼體守成之初正
 宜求賢輔治之日而乃棄其老成之人用其浮薄之
 士則其不足與有為明矣綱
 目書此以為後世冰霜之戒
 廣義用安石罷魏公此泰之
 終否之初也可不慎哉

吳奎陳升之罷

升之舊名以字行
帝憐名以字行

以居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充為樞密副使

非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四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昂公著封還除月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議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乏公

輔之望

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崑名山遂復綏州

崑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以金孟名山小吏李因取河南地陰喜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棣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詎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眾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滅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

發明也然綏州何以書復宋故地也夏人叛逆不為無罪然自仁宗之朝元昊請和姑息既久今而未聞犯邊諤當城守而已縱使夏人跋扈亦宜請命天子

賈用

宋史

五

聲罪致討以脩連帥之職可也夫何輕慮淺謀以啓邊釁遂為西方用兵之端然則諤之責不能免焉綱目貴義不貴功此類是矣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竄

種諤于隨州

種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諤詐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綏陝西宣撫主官機宜文字趙鼎言屬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峴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平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種諤乃下吏貶四官安置隨州

發明

種諤擅開邊釁不為無罪身為書竄而不著所坐恕之也蓋李氏宋之逆豎法因當討綏州宋

之故也義亦當復但其專輒為可惡焉雖然種諤營為朝廷耳豈因已利而為之者邪當時議者欲棄綏誅謂嗚呼亦過矣此何異唐人維州之議歟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之臣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眾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耳吁

十二月夏王諤卒子秉常立

郭逵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諤卒了錮崇貴等以獻既而諤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得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崇貴等至言宋奉使諤卒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諤祿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諤祿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王遣使冊定為夏國王諤祿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冊宋以九經賜之

申戊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恭博曰天下敗
 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一琴瑟不調必更張之
 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
 破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
 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宋朝
 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宋曰朕昔為
 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為少邪遂
 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發明 則食正且大變也神宗於改元之初日食正旦
 之外錯既形天道之變異即見是以人君脩德則日
 月星辰必順其序陰陽風雨各適其宜謂之日月薄
 蝕三辰失行山川竭者無有也自然天地位而萬
 物育吾之氣正而天地之氣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
 之氣亦順神宗時事乖違而致天變豈偶然而已哉
 綱目書日食一百六十而正旦日食十有三焉則其
 謹天變垂後戒之意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大抵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春者四時之長正
 月者歲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于此天
 戒嚴矣厥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若弱臣
 強之象於茲兆乎天道昭昭可畏也已

趙鼎罷

鼎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
 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妻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閣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
 魯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
 對乃與同視
 後遂為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
 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
 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
 迂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

續通志卷之六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一

耳帝曰卿可謂貞難於若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
 坐因言周木宋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
 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
 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
 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
 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
 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辯四凶而無小人雖堯舜之
 變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
 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發明

否之初六曰其來如也君子以
 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今安石之象而初之惡
 是誠否之初六小人豈不連類而進乎綱目有特書
 而示褒者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是也
 特書而示貶者詔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是也
 廣義 高宗望神宗而以傳說為已任其志可謂大矣
 然而此五臣者未嘗有要君之心亦未嘗以聚斂割
 冠事其君也惟是明刑作樂播穀敷教講學而已豈

王氏所謂事其君者哉嗚呼安石駕言之美如此雖
 聰明之主亦且崇信矣况神宗乎故曰論篤是與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
 取人者當審諸此

六月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抃之知樞密院事

井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揚定不可使上
 不聽疾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
 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歷

以月食不效詔歷官雜侯星畧重造新歷至是上之占
 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歷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
 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

續通志卷之九

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

發明 宋封太祖後則其於天理民彝不可得而民設者深意也書以予之宜也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責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棣辭堂饗時以為泰自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有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同與光何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棣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發明

郊不以時春秋譏之蓋郊祀常禮不書此何以書是時恩冀有河安之災京師有地震之異河朔旱傷國用不足而南郊每賜金帛恬不之懼雖執政曉告神宗弗從亦可謂迷而不悟者矣特書曰郊之蓋陋也

廣義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觀溫公之斥安石則聖人之言益驗矣

十二月邵充罷

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有與至殿門今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若好惡不可令人之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中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

續通志卷之九

續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五 宋神宗二年

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在道聞之
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
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不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其
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
辯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
外事故陛下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有人
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
希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
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席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
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更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
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
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
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不可用固對曰安石文行甚
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
必欲求賢相固曰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帝不以為然
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
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
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廣義

安石懷奸以堅神宗之意又非諸賢所能易也嗚呼安石天且不畏况人乎哉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
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
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
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
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
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群臣共擇一
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
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
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
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
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
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
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
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
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
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

續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五 宋神宗二年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紀九 神宗皇帝二年

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勝衆俾毋敢
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
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
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三司條例以新法
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
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害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發明 小人之狀言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人君苟不
用之則已苟或用之則天下恃亂矣傳曰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安石以財利之事警惑神宗創條
例司議行新法末流至於靖康而不得已焉耳亦傷時之
禍可勝言哉蓋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亦傷時之
耳意

夏人寇秦州

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

夏四月河決地震

廣義 神宗總用安石行新法未幾河決地震此上
臣下專權之應也孰謂天道之果遠哉

○旱

發明 神宗即位才二年爾京師地震二正且日食一
河決震旱未幾果有變法之漸天下擾擾豈非有舛
決地震旱未幾果有變法之漸天下擾擾豈非有舛
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賢否混淆祖法盡改而
天變若此五峯胡氏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
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神宗初無過
惡特以信邪變法而災異應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
一念之間所繫如是觀之綱目之所書則知微之顯
誠之不可揜也
也誠之不可揜諸

○參知政事唐介卒

介簡抗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辨而安石強
解帝上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直發背而卒謚忠肅
發明 介簡抗敢言特具其官所以示其褒耳

續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紀九 神宗皇帝二年

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

初在宋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群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群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

初甫同脩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畏諫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憚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極力排甫出知開州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孫頴盧秉王汝翼曾仇王賈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

廣義

明道在當時而與其列者必有所處也惜乎不能知其所以處之之道焉

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

輔

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政安石

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必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鬼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之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魯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遂安石曰臣亦求去帝謂魯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遂自安石為臣以身許國陛下屬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憚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

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其人推其體直。王安石憚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弟知開封府公著為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入之

秋七月朔日食○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意而不取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半價之驚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欽散之權今江浙荆湖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薛撤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藥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萌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行恐不可復縱使其間簿有

賈明道卷之六

所獲而征商之額所頂必多矣帝方惑於
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判國子監沈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
諸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帝愕然曰
知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
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
意外之患遂拜起君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
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
收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
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時帝切
於求治多延見陳述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
聽之若可來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
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
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措克生靈斂怨基禍
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
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計

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
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黨欲事功急就必為險佞所乘
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
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
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誅我也言不用萬鍾
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
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
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發也值斯之際群陰浸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
君之祿必死君之事當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歟然食
王庭以正小人之罪歟然昏愷之時難盡忠厥職而
留之為不可焉歷觀四月以來賢臣之被黜者六人
滕前以見忌安石而罷出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
去官錢公輔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
遷嗚呼信一小人如是其專棄眾君子如是其易謂
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罷
而不夫其官責有所歸矣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高宗皇帝二十六年

初領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
 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
 狹窮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
 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
 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
 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求對欲常
 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意以正心室欲求言
 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廣義

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盡其心志
 則諸賢並進而世道必為之泰矣又豈漢唐之
 君所可及哉

定謀殺傷首原法賤判刑部劉述等六人

初知登州許遵工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
 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

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
 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
 而謂謀為所因得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彦博
 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
 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
 推官王克臣劾述以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
 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
 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非之
 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功開勾設官分行天下驚駭
 物聽夫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
 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安石朝所立制
 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
 當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是罷逐以慰天下庸公亮
 畏避安石除自結援以固寵趙鼎則括囊拱手但務依
 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敗琦監處州鹽酒務董監
 權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顯將
 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通判鄞州安石欲置述於
 諛聰明遂黜昌齡通判鄞州安石欲置述於諛審刑院詳議
 沈絕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

官王師尤皆以附述忤安石諷

發明

謀殺天下之大惡王法所必誅謀殺雖傷而不

謀殺首原悖理甚矣安石力主此議神宗偏信安石

雖用馬光之忠言劉述等之正義皆不悔悟是知天

下之事一小人敗之為有餘矣君子收之

為不足可勝惜哉擬事直書其失自見

廣義 妻殺夫天下之大逆也夫雖傷而未死亦當以

京而與常人同科則是亂天下之法也安石唯其首

以秉鈞衡乎安石動以津要攫挾自任觀此則知安

石之法其亦異乎臯陶之法也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

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亦之止

之乃以為何

商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

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

數年粟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

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

夏秋後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

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

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

必行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

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便農人有

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

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與利以為耕斂補助之

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

職官一自典幹轉移出入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

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

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
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常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
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
意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備公誠能有意於
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
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
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
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
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
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發明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周康王為太子成王
崩二公率諸侯以康王見于先王朝申告以文王武
王之德即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
之遂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漢明帝自臨萬幾約身
率禮遵奉運武制度無違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是皆
率由乎舊章者也我太宗皇帝諭群臣曰我皇考
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為子者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
信任姦邪悉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建文

以吊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承天位格尊成憲然而明哲之君兢兢業業守成一遵祖
法罔敢變易如此神宋嗣慶安石創立新法雖忠言
曉告復不能從嗚呼青苗法行天下困疲矣是
蓋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故綱目特書以著其失
廣義 安石青苗之法向非廣淵之啓禍蒙必
見沮于子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誅

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
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
安石賢而復不問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
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
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
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
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
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
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顧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東紛更之盜賊
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以此言之祖宗之

高宗明道二年十一月

續編自卷之六
光緒二十二年

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則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年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則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十年一變者，則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風，則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則樂者。王巡行，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君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然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者，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次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咸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當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糶不辦，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胸胸者，餘收數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願。

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緣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發明 既書陳非之，領新法事。又書薛向為發運使，呂無明見而所用之人，若此，亦由其心頗僻，使此徒相繼擢用，故一旦漸執大權耳。况是時神宗既信安石，此曹安得不恣行其志乎？書之亦所以為戒也。其與唐順宗用王叔文同義。
廣義 檢邪待講君德必為之。托神宗之業，蓋可知矣。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續編自卷之六
宋神宗熙寧二年

以陳亦之同平章事

亦才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亦才之外議云何對曰關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恃援引御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亦才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惠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

夏主康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邠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周鼎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鼎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周鼎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砦壚耳安用之二砦之比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簡所移書固在地用簡說語塞高以夏人

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發明

成九年城中城春秋讖之傳曰經世安民視道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宋雖邊備疎畧致使西賊跳梁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宜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亦非綱目所貴而書城綏州其為微矣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然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徒得地利而無人則金城湯池奚足貴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書法如此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亦才欲博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亦才為助亦才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亦才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亦才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捕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

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捕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

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待以為助

頒農田水利約束

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十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陪克迎朝廷旨意

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事如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由是常顯之言皆不行

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賤為忠正節度副使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續潤筆物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節度使無擇在抗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發明

凡書下某人獄無罪之詞也夫以小人之心喜同已而惡異已者以其滿遂所欲而無阻撓之

失也。安石惡無擇以私蓄作公費羅織其罪貶謫忠
州而朝議殊無可否於其間者則是國家大計聽一
小人之所為天下烏可得而治哉。綱
自據事直書則安石之罪不能追矣。
廢義 安石置此物于梁間正欲揚已之清譽以釣名
于一時也。無擇取為公用無乃弗其私之甚乎
此其所以有挫牙切齒之毒也。噫神宗置此
第一等小人于具瞻其貽禍也豈淺淺哉。

增置官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開局王安石亦欲
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
官觀官使
不限員

發明

書領農田水利約束書置諸路提舉官書增置
官觀官所以著當時之失為後世之鑒也。綱目
豈無故而
書之哉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
兵因勸之讀中經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
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
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
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
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之使人知養
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
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曰公著薦道也
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
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
不受命者矣未幾
移疾屏居南山下

發明

書尋辭歸予載也夫君子莫大乎知幾苟不知
幾禍不及已矣是時大姦得路群陰盈朝君子之
當退避也苟不能然安能免小人之禍哉故寧違一
時之命而嘉道焉豈不為知幾者乎故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邦有道穀耻也邦無道穀耻也於
載乎何有故特書辭歸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

故帝信之不疑

發明 請嚴青苗法所以子琦也。稱者不宜稱者也。無疾而偽稱之者也。尚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求康兆民。萬邦惟無逸，當時青苗之害無敢言其非者。韓琦上疏力諫，神宗惕然悔悟，而安石小人方且強辨飾非，稱疾不起，則其詐誕矯誣之心著矣。要君者無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直書于冊，君臣交罪之也。

廣義 趙清獻素號剛直，今欲安石之出者，則知新法之禍乃清獻不能剛果之所致也。惡在其為剛直哉。劉琦謂其囊拈拈，手但務依違信矣乎。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辨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朝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領國論，此消長之

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能救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下，誠能罷制，冒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物役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逾期，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凶事之必至者也。疏此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與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以還教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廣義

綱目書光固辭不拜者，所以著其制行之勇也。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非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

發明

君子立心正大操守剛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辭受取予一合於禮不以淫名無謂之寵推奪其心觀於司馬光韓琦見之矣先以不革新法固辭樞副之官琦以不改青苗請解安撫之職此皆行人之所不能行苟非立心正大操守剛方者曷克臻是哉此而不能行苟非立心正大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策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執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繼之

發明

祖洽之策乃阿附安石而執牴牾者也其小人之志見乎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接取其通曉者備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

賈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帝即位位尊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判召遠緊改知審官院時與覺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東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厥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其為覺條奏其妄曰成周餘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

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秦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豕羊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魯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既知廣德軍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穎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踰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呂東鄉為御史公著曰東鄉固有才然茲邪不可用王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賊知穎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數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其語行之

發明 禮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訟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

之謂之社稷之役張方平孫覺皆諫用安石呂公著言青苗之害是乃諫而非訕社稷之役莫大於此神宗曲庇姦回皆惟罷貶嗚呼退一小人如是其難去眾君子如是其易神宗亦可謂寄生之君耳為人君者在辨是非察臧否舉措如此鳥足以及語治天下之道哉合前後書法觀之其傷時之意切矣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謂詆公論為流俗違眾附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用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夫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脩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廣義 抑觀清獻之於安石既啓其新法之端於前復抑其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其取

也得乎其
罪也宜矣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亦之同領條制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宋敏求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入除諫官之比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廷考察擢授朝列不錄

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秦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項為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為服定自辨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能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昂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辭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發明

真氏曰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是時天下皆知青苗之害神宋亦嘗聞而知之者李定受學安石力贊新法而擢為御史古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豈若是乎宋敏求等憤茲人之進用懼正道之湮微見忤安石遂皆罷黜嗚呼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信斯言矣此綱目所以為是非之斷案也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續通志卷之六

廿

知金州張仲宣坐狂法賊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判
寄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
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廷
厚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囚者為令
廣義頌之所言深為有得即賈傳禮大臣之遺意也
若時則在宋必為宋之令主
而安石抑豈遺臭萬年哉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溫為侍

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
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蔽正者
乎正使僥倖小有事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
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屬
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
安石為之媿屈戩與臺官王予韶論新法不法乞召還
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之
使

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諍君側又詣
中書爭之安石舉弱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
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傍解之戩曰公
亦不得為無非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歛散取
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
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
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顥等以言不
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顥等以言不
行亦各乞罷乃罷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京
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
西路提刑顥因辭乃收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
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為侍御
史知雜事
帝從之

發明

是時安石用事排斥忠良沮廢公議而君子為
事者諫不行言不應復為罷出不已甚乎賈誼曰為
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
不苟去唯義所在豈以昏亂之世而貶其道以徇人
哉景溫安石姻黨以之居臺諫時事可知矣觀綱目

天下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

廣義 數日之間臺諫一空神宗猶不知省其信安石

其前其頌 正此類乎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

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問奏事

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絳詔以

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錄屬悉授以

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 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立賢良科

廣義 嗚呼惠卿韓絳王氏黨也一入中書一判司農

則新法之根益固矣雖賁獲豈能拔哉諸賢無

也以為

所業十萬言進

發明 立賢良科曷為書嘉其求賢於國故進之也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

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

沮文其傳也帝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

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

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

潛伏姦意中傷善良嚴通判真州

發明 宋與安石定議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

其矯枉無謂可見矣宗愈職當言路力諫其非神宗

苟能因言訪察別其是否從而用舍之可也夫何遷

聞其言怒而罷黜古之求治者豈若

此之復諫哉綱目特書其失自見

其難也。作水滿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改，而清
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於三歲，而滿矣。陛
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
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
江州之閒，縣之雀，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揚炎為兩稅，粗
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於錢，而數世之
今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
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武以財力，匪竭用，乘
私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
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
亡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
寬用人，有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
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才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
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
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
察，儻之以智，能招來新進，男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
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
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願

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
子改容事，關節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銖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
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
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
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
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
贊帝以獨斷專任，執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
而克符，堅代習，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會專
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間安石滋不使侍御史謝
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
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發明

朱子曰：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
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必及下。仁
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
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昔孔子以滅夏仲之
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
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
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可見矣。時
新法害民，天下擾擾，生民之塗炭已極，姦究之侈心

賣國盜國目錄卷六
大甲宗卷五
四

益甚不言則已言則受賤不諫則已諫則受謫夫乃
鉗天下之口膠天下之舌而孰肯為之赴愬乎蘇軾
憤宋之欺君疾新法之不便上疏備陳深切時務
神宗既不見聽而反出之謂之何哉蓋由蔽固已深
弗克省悟而波齒無悔焉綱目揭
而書之則是非判矣權綱審矣
廣義分註載子瞻之疏可謂切於時病之甚者也向
道合者尚惟斥逐况疎遠者邪嗚呼安石蠱惑神宗
即易所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也可
駁也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
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復圭懼欲自解既
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
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太順城乘遠砦砦堡兵多
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二萬也于榆林游騎至慶州
城下九月乃退鈴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

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

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
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教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
惠卿曹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入尤不
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庶舉入京師
為謗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還
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
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
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鷄
半浴已遣季承之使淮南質宛矣既而
承才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
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性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
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齊治
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
向安石凡更張廢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
遣其子舉寬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
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待中集禧
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
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
是聽其罷相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策賢良方正之士

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
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
惜意立法自謂幾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
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策帝顧王安石取卷讀
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台
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

法非是宋敏求第為具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
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言臣所薦孔文仲
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
悉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發明

入若莫大乎求言而亦莫大乎用言苟有求言
之名而無用言之實則是徒求而已天下烏能
盡言乎是時詔舉賢良神宗親策廷試可謂有求言
之意耳迨夫文仲之策急切時弊乃患於宋者當優
容以開言路可也奚以忤安石之故而黜之耶荀况
曰諫諍輔弼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賢也明君之
所尊厚也神宗未能尊厚諫臣而每為貶黜是有求
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矣安用其為求言哉綱目上
書策賢良方正之士下書黜孔文仲則不再貶而其義自見矣

廣義

今臣陶文仲之言正所謂方正之言也
右讀之有愧焉且神宗既覺其愧而使馮京竟其讀
則是知陶之正而安石之邪矣又何以右安石之邪
而左呂陶文仲之正者哉傳曰見賢而不
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其神宗之謂乎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致避刑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發明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其故何也君子所居者仁而不耻不仁不與君子之心判為兩途故君子用事乎君則熱中是不與君子之心判為兩途故君子用事則小人不能容小入用事則君子不能立是時安石竊權勢傾人主順之者則為列頭逆之者則為寇讐君子見幾而作詎肯阿循詭隨以亂小人之群乎然光自求罷為以上罷為文徇名責實也光雖求去上遂罷出神宗待小入如是其誠而待君子如是其忽尚可與論治道哉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請關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以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善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羗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崈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州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韶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寶輝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問田所在僅得

續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紀九十五 神宗皇帝 三

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知若愚奏其欺安石又
為謫舜知而命韓鎮鎮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
允初師中仕州縣即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
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勤縣王安石者服
者多白其似王敦也世貴其先識天下
者必斯人也

發明

善戰者服上刑又曰我能為君關土之義兵故曰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時夏人雖常寇擾啓
釁實由邊臣李氏自宋以來姑息既久然與和好
五朝于茲縱使夏人跋扈宋則懷之以恩定其不服
繼之以怒斯為王者撫馭外夷之道夫何因王韶上
平戎之策君臣與黠武之謀豈以大字小之意乎師
中力言不便見忤權姦遂遭謫貶抑何罪哉觀綱目
之所書則其
義蓋可見矣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簡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
見用二宜去李定避特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

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
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
用蘇軾則荷穢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
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簡之
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
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
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
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
壅蔽之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
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
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賜無智名無勇功
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賜無智名無勇功
發明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固君子知
幾之道然諫則危行言遜固君子知
朝肥遯立園以避小人難危為見幾而先務也
斥澄曰稂莠得免申由之禍者能見幾而先務也
竟鴨休之中黨者不能見幾而先務也
處群陰之中稟乎剥落之象耳諫新法則安石不悅
論安石則神宗不聽與致仕深予之也孰若恬退於
下豈不高潔云哉特書致仕深予之也孰若恬退於

續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紀九十五 神宗皇帝 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番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文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衛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已上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教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若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撰照刑獄趙子欽迎安古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脩三司令式珪為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

因齊宮賦詩有所感嘆帝
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

發明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聚精
會神與天子友相唯若於一堂之上者也
稷契有都俞而無吁咈伊傅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
臯伊諸公不可久得而世有故相與輔佐共臻太平
若漢之蕭何而魏唐之房杜姚宋皆一時人傑都亮
天工古人以夢卜而求輔相者蓋由宰相佐天子理
陰陽不可苟用故也神宗以韓絳安石為相是皆一
府之小人夢卜求賢果若是乎同惡相濟輾轉成風
欲求天下之治平不可得矣於戲惜哉
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
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廢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
布相繼草具條貫喻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
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
錢各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在直多少隨戶
等均取在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錢

刺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
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
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
餘若群訴必可免役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
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
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覘規恤
溪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
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
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
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
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
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
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
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發明

人君莫切於愛民而愛民莫先於善政何者有
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有厲民之念則必
有厲民之為此理勢之必然也曰改諸路更戍法曰
立保甲法曰行募役法層見迭出繼書于冊綱目豈
好為是書之哉蓋由傷時之亂而為後世有天下者
之大戒耳神宗沉湎物欲傾心奸宄而為天地祖宗

卷之六 先朝皇帝三年

之所棄者
鳥足責耶

亥辛
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種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囉兀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
七軍復以種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
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
于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
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總邊患不便宜戒之弗
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詭道而勝之曰敗讓之也遂
者繼事之詞罪專也程子曰師之興必以變夷
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詞以
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
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禹之征有苗啓之伐有
扈胤之征義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
鳴條以後也宋信淺謀之士時與無名之師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豈王者之心哉厥後撫寧諸城相繼陷
沒矣之起釁何益乎綱目之法貴
美不貴功觀於此類蓋可見矣

粥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
以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廣義

廣惠倉者仁宗因韓絳久之言置之以給老雅
貧疾不能存者所謂惠而不廢息至溼也今粥
其田則廣惠之恩絕矣
安石之罪可勝誅邪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初上薦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
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
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久而不
決他日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綠
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
入官世下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
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
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技
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

賣綱目卷之六 先朝皇帝三年

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無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進士入選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二千為期集費

廣義

安石定科之法最為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其入見高松人遠矣但曰士各古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者此所以為千古

二月夏人陷撫寧諸城詔安置種諤于潭州韓絳免

詔進築永樂川賞浦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瑛然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

河東路脩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營遂圍撫寧拆繼世高來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羅兀兵勢尚宗諤在緄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然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汝者十餘人詔棄羅兀城治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與師知鄧州

發明

韓絳奉命宣撫但當保境安民飭兵勵將宣上之威德無下之息信可也夫何玩兵致寇喪師失地任用非人遷患日熾則將安用彼相執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則韓種之罪可勝誅乎故皆削去其官以示貶然而何以盡其罪故也此綱目正道之深意耳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陳畷知縣姜濬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濬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

續綱目卷之三十一

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之者笑

發明 說苑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簿不以私善害公法夫以政之善者天下樂於遵行四海喜於趨事不啻如水之趨下獸之走曠矣安有一臣之不行一民之不服哉不能以理自明而乃詔諭天下察其不職於乎亦陋矣苟天感惟恐天下以法為弊而不行故汲汲以察之悲夫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浚漳河

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襄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徒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一害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

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發明

唐文宗太和九年書浚曲江及昆明池綱目議之神宗天性剛復易於惑殺而書浚漳河則亦惑於宋昌言程昉之議王安石之謀然卒無所益亦可以為輕用民力不卹國費者之戒也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先在水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求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諛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

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以浮
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石力薦於
帝遂驛召對方廢川有夏寇縮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
石吊惠鄉石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鄉
賁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
縮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縮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
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縮曰不失為館職得無
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
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
石欲籍縮以威眾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
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抵憚跌戾之苦又將
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以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
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論朝政也至
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
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

發明

呂誨居官直諫敢言誠足以不負是職矣卒而具官豈過予乎此綱目勸善之大法也

高麗來貢

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
使羅拯令商人黃真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還移
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
羅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
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
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
力可惜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
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
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
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
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
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

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
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
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
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
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
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
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
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廣義

王安石曲為辯說古今第一箇小人又加以神
道張釋之謂齊夫利不被其盡感哉孟子所謂妾婦之
口皆安石之謂乎

六月知蔡州歐陽脩致仕

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熾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
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
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
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
則壞朝廷留之安用
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入散於下
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
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
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亟共工以
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
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
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辭以
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繳之使
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
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

德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
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
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
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

續通志卷之六 天甲宗熙年四月

因論保甲法而罷黜歐陽脩因論青苗錢而致仕富
弼楊繪劉摯皆梗新法被正人而貶謫於乎以有限
之才怒無窮之逐正道之不行未有疎於
以行者也綱目備書于冊所以深惡之耳

八月以王粲為崇政殿說書

粲字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
時得秦卒言洮河事漢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
則吾敵強而邊患傳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
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粲氣豪
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粲亦欲
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
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粲所策及注道德經鑿版鬻
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
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粲實導之常稱商鞅為
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
顥語顥因首曉足携婦人冠少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
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粲大言曰梟韓琦富弼
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處曰兒誤矣顥曰
方與參政論國事于第不可預姑退粲不樂

廣義 昔者鶴位天津即子以下南人作相今安石以
臨川魁隗而壞宋人之國當時群賢一網打盡

然猶未為酷也又有王粲一狠豎出焉幸而宋祚未
克告終而粲也早隕厥軀是亦宋之不幸中之一幸
耳曾公亮以此事歸之于天斯言亦未必為無理之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謂若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
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
部俞龍琦在青唐最大謂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
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
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琦率其屬十二萬口
內附龍琦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
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發明 鄧綰安石之大而使之為侍御史判司農事王
粲安石之子而使之為崇政殿說書王韶安石

之黨而使之主洮河安撫司事則是內外左右皆
小人也觀綱目之所書足可以占時事之成敗矣

續通志卷之六 宋神宗元豐四年 三

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

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
定四十萬侁府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
笑瑜不從遂各為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頌以為
式因然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佑激
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
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繁舉其
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
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
部與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帝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
則與民自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
廢親下不傷
民以為三難

廣義

觀分註載侁曰願取則與民自願豈能強之
此最善處青苗之法者也子瞻稱其為三難

不當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
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
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
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隘乃盡以錫
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
講一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
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外舍員百各執一經從
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上升舍上舍免發解
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
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
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歲一試補
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日本書紀
卷之九

問所

救字一見

日本書紀

卷之九

五

